

乡村记忆

竺哲飞

离乡几十年，从南到北，漂过的城市一个比一个繁华，一天比一天进步，日新月异形容它们变化之快并不夸张。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渐渐感觉重重的钢筋水泥封禁了世代不息的烟火，冰冷了邻里至亲的温情。乡村晨昏里袅袅的炊烟和穿林打叶的细雨更让我心旌摇曳，魂牵梦绕。

春季烤笋是记忆里绕不开的话题。四月伊始，春风细雨，平时寂静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居住在城镇的人们结伴驱车前往山里，要么帮留守在老家的亲人，要么联系相熟的老乡，掘笋、烤笋、晒笋干，一时间，山村的空气中飘着浓浓的笋香。

收获的季节，农人总是习惯早起。天刚蒙蒙亮，舅舅已经起床。他穿上半筒雨鞋，扛起放在门后的锄头，顺手拎起两只编丝袋往腋下一夹，打开大门出去，我紧跟其后，一起去自家的竹林掘笋。

昨晚刚下过一场雷雨，上山的路有点泥泞。竹叶上的露珠滴进脖子里，顿感凉飕飕的。薄雾缥缈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青草气息。舅舅抡起锄头，在笋尖弯曲的内侧，轻轻地扒开泥土掘起笋来。直至掘到笋尾部那一圈排列整齐的红色小圆点——“龙根”，才对准方向一锄下去。

在一丛开着白色“阿公公”小花旁边，有株大毛笋似乎在向我招手。我学着舅舅的样子挖掘，“卍”的一声，不知为何，只掘起了上半株笋。舅舅有点肉痛，干脆让我去捡已掘起的毛笋，收拢装进袋里。舅舅转身掏出插在腰后的柴刀，砍了株小毛竹当撑柱。他以锄头杆当扁担，将满满两大袋“战利品”挑回家。

舅舅早已在家里等候多时。舅舅解开袋绳，将笋尽数倒在门口道地边，自己匆匆吃过早饭，又去田头劳作了。

舅舅从厨房拿了把菜刀，走到墙角边一口壁筒缸前，将菜刀斜对着缸沿“嚓嚓”磨了几下。然后，她坐在一把小凳子上，拿起菜刀，不深不浅地往笋身上斜切一刀，然后麻利地向两边一用力，剥去笋壳，再将太老的笋屁股削去。

一株株似婴儿般小手一样白嫩的笋肉，在盛满清水的大水盆里沉浮游戈，嬉戏自如。将洗好澡的笋肉捞起，舅舅便按照用途不同开始切笋。晒笋干的只须切成一分二或一分四；烤油焖笋和烤咸笋的，则要切成小块；晒笋丝干菜的，要切得更细些。

道地中央，并排坐着两口由废旧柴油桶制成的大灶。早在年前，舅舅就忙碌了好几天，将劈好的柴片，整齐地码在柴间一角。柴片在地灶下吐着红红的火舌，大铁锅里的笋在沸水

里炙烤，夹带着烟雾的水蒸汽在道地上空袅袅升起。经过几小时的清水烧烤，锅里“滋滋”响着，笋肉颜色逐渐变深。舅舅往一口烤油焖笋的锅里倒上油和酱油，另一口烤咸笋的锅里倒上咸卤，继续文火熬煮。其间，还要往咸笋的锅里再添加几次水和咸卤。为防止油焖笋烤焦，舅舅不时拿锅铲上下翻动。从清早一直烤到晚饭后，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整个院子里，到处弥漫着炊烟及诱人的笋香。邻居蒋阿姨也来帮忙，她家那条黑狗，傻傻地趴在在一旁，伸出长长的舌头，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

把烤好的笋，填装进一只只玻璃罐头瓶里塞结实，灌汁封盖，最后放到锅里蒸两个小时真空杀菌。杀菌后的罐头笋，一般能保存一两年不变质。舅舅将这些视若珍宝，除了留作自家食用外，其余部分会送给亲朋好友尝鲜。每当我买来蛰子、海瓜子放汤时，总会加几片撕细的咸笋放入汤内。咸笋的咸香与海鲜的鲜味交织在一起，这滋味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遇上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村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空地、矮墙头，路边栏杆上，到处晒满了笋干及咸卤干菜。

舅舅将在锅里焯熟的笋，错落有致地挂在带有尖锐短梢的三角形竹架上，或将系着细绳的笋整齐地挂在长长的晾衣竿上晒笋干。与咸卤一起煮熟的笋丝，则被倒在竹制容器上，薄而均匀地摊开。什么米筛、白篮、簸箕、篾筐等都派上了用场。

晒成半干半湿的笋干、笋丝干菜总是让人揪心，稍不留神就会发霉变质，导致前功尽弃。舅舅专门让我看管这些东西。趁着灿烂的阳光，要不断翻晒拨弄。一旦乌云遮天，就得做好准备，赶在雨点落下前，连货带架一股脑儿搬进屋檐下。

笋干在风吹日晒中慢慢弯曲变干。隔壁阿婆也拿了把竹椅子过来坐在旁边，眯着双眼晒太阳。透过柔柔的阳光，竹竿架上稀疏的笋干影子，斜斜地投射在铺满鹅卵石的道地上，一派祥和景象。

舅舅将已完全晒干的笋干、笋丝干菜，分别装进食品袋里密封保存。笋干焗烤肉、笋丝干菜烤肉、笋丝干菜烧鲳鱼，都是江浙一带人们的最爱。

半个多月后，竹林里的种笋，已长得一人多高。它们似哨兵一般昂首挺胸，依坡而立，有的甚至直逼竹林高处，吐出了青翠而稚嫩的竹梢。漫山的毛竹长出了柳眉般的新叶。一阵微风吹过，发黄的老叶纷纷凋落，似万千蜻蜓，洋洋洒洒地飞舞于竹林、山沟，甚至农家屋顶上。此时，除了在那个别泥土特别厚实的地方还能偶尔寻到黄泥拱笋外，已很少发现毛笋的影子，笋时就这样过了。

在梦中

裘七曜

我时常梦回故乡
梦见长长的小巷
空无一人
白月光下的院子
寂寞清冷
——像母亲孤独的心
而大门总是虚掩
母亲辗转反侧
等我归来

我时常梦回故乡
在故乡的土地上奔跑、跳跃和飞翔
我奔跑在春花烂漫的田埂
我奔跑在水平如镜的湖面……
我跃过不敢想象的河道、海港
我腋下生翅飞翔于高山、峡谷
我自由旋转
又如落叶轻悠

在梦中
我看到故乡的
山坡开满野花
溪流流过林间
我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
依然是少年的面孔
他们满脸含笑，快乐无忧

在梦中
我看到逝去多年的父亲

复活
他不言不语
用冷峻的面容和沉默的眼神
告诉我
他所有的过往

在梦中
我欣欣、我激动
我和失联的亲人
久别重逢
我们多像从前
亲密无间、无话不谈

在梦中
我时常泪流满面
我们变老、我们分离
被人道杀
甚至在自己的梦中死去
而醒来
庆幸这只是一个梦

在梦中
我向遇见的人
吐露心扉
从春天到秋天
你如漫天彩蝶
在我的眼前
挥之不去
——在梦中

味道奉城

李吉成

奉城是一个有味道的地方。“风雨送春归”，奉城尚未完全从严寒苏醒，梅花已经绽放，公园里、马路边，三枝、两枝……几夜春雨，乍暖还寒，一放晴，天空幽蓝得可爱，道边草坪线条柔美地起伏中泛着若有若无的嫩绿，上下翻动。从清早一直烤到晚饭后，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整个院子里，到处弥漫着炊烟及诱人的笋香。邻居蒋阿姨也来帮忙，她家那条黑狗，傻傻地趴在在一旁，伸出长长的舌头，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

过不了几天，玉兰花开了，桃花开了，樱花开了，杜鹃花开了，海棠花开了……花满奉城，香气氤氲，不用刻意寻觅，翕动鼻翼，即可陶醉。

春雨无声，笋香接踵而至。奉城人对笋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的爱。采来笋，什么也不做，就这样放在篮子里，那清香，就足以

让你销魂。剥笋的过程更是一种享受，或瓷白或鹅黄的笋肉在手里慢慢呈现，闻着清新微甜的笋香，内心洋溢着满足。鲜笋炖肉的清甜、笋干烧肉的浓香、油焖笋的醇厚……味满奉城，特别是烤油焖笋，那由清新到清鲜到醇厚的过程可以在奉城蔓延近半个月。烤笋是奉城人春天必行的一套仪式，是对大自然恩赐的一份虔诚的珍惜和敬意。

“夏风草木熏，生机自欣欣”。蒸腾弥漫的暑气中夹杂着万物欣欣向荣的气息，清新而润泽，杨梅熟了，黑红黑红的杨梅一篮一篮地摆在你的面前……接下来，水蜜桃熟了，西瓜熟了……空气中弥漫着瓜果清淡的甜，靠近点，贪婪地闻，甜胸胸……

奉城的冬天也是香的，最香的要数年前那几天了。

冬日暖阳，轻柔地照抚在奉

城的街巷弄里，阿婆熬木鱼的“咚咚”声、家家户户晒鱼干的鲜香，都化为一种情调，在空气中浸润渲染，轻柔无声地刺激着你敏感的神经。此时，不由得你发幽古之思，便无以复加地开始想家……空气中又飘来了诱惑而诱人的海带炖猪蹄的香味……

奉城也同样充满了丰盈的人情味儿。自湘来奉，虽十载有余，然奉言奉语，尚不谙熟，每每与当地老人交流自是一知半解，但他们总是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遇到年轻人，他们总是满脸笑意地“哦——你已经是奉化人了！真好真好……”

一日，骑车等红绿灯，绿灯亮，旁边一人骑了出去，却没有注意到裤兜里的钱包掉了出来，这时，后面一大群人追着喊“钱包”“钱包掉了”，还有人捡起来追了上去……



落日熔金 韩晓霞 摄

父亲栽种的兰花

有张扬的，玲珑清雅，巧笑嫣然。最初我并不知道此物便是兰花，更不知道兰花的品质，兰花的坚强，兰花印记诸多的生命色彩。经父亲这么一说，却让欢喜注满了我的心房。从此，故乡大山的兰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

自那之后，但凡每年初春上山干活，我都会随机去寻找兰花，唯恐自己空手而归。遇到兰花，就会高兴地折上几朵带回家，插在盛满泉水的玻璃杯中，至少一周之内，满屋飘着清香。

记得有一年春天，竹笋破土，兰花飘香，我独自上山掘野笋，下山回家时竹篓里装的野笋不多，兰花却折了不少。母亲见此当即收起平日里的笑容，严肃地批评我：“折这么多兰花，它能当饭当菜吃吗？”其实母亲并不是不喜欢兰花，她是教育我凡事要把握好分寸，分得清主次。我自感错了，

错在有点痴迷于兰花。从此，无论是捡柴火还是掘小笋，不再漫山遍野地去寻找兰花。

1976年2月，我逐梦军营，离开家乡，一别就是数十载。这期间也数次探亲回家，但很少赶上兰花飘香的季节。父亲深知我爱故乡大山里生长的兰花，只要上山巧遇兰花，就会随手挖上几株，栽种到屋前的那个园地里，等我春天回来，可以就近赏花。

1985年7月，我从西南边境回来，组织上批准我家属随军。我借探亲加“搬家”的机会，顺便在园地里挖了几株兰花，带回部队种养，还特意买了几只专用于栽兰花的宜兴紫砂盆。尽管我用心呵护，却越养越看不到生机与活力，原因大概是水土不服。熬过两年，我又将兰花带回了老家。后来，我听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幽兰风”。故乡的大山里常

有人背着蛇皮袋搜山检海，专挖各色各样的兰花赚钱创收。没过多久，山上的兰花几近绝迹。幽香醉人藏不住，没想到父亲种在园地里，长势喜人的十多株兰花，一夜之间也不翼而飞，让父母亲忧伤与气愤了好久。

如今见到的那几株栽在后门墙缝间的兰花，便是父亲在世时好不容易从大山深处挖回来的，之所以不栽在园地里，我猜想大概率就是为了“防贼防盗”。

时间煮雨，光阴荏苒。屈指一算已过去三十多年，慈祥的父母离开我们也已经有十几个年头。那几株没有家人呵护的兰花，依然在长满青苔和杂草的墙缝间坚强地活着，也许是兰花特别有灵性，或许是兰花还记得我父亲的遗愿。每每看见或闻到那幻化迷人的兰花幽香，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小小庭院 浓浓花香

雷声

吾女儿之家，简装排屋，虽前后都有庭院，但面积不大，连篱笆墙根算在一起，前庭约40平方米、后庭约15平方米。小小的庭院，实际上只够摆放几盆花而已，但不知何时起，女儿爱上了花草栽培——大概是向她老妈妈学习吧，摆弄花草美化家园。

如此，女儿购买相关书籍认真阅读，上网了解花草苗木种植技术。通过了解，掌握了一些花

球等木本植物，果汁阳台、粉龙等十余种月季，无尽夏、太阳神殿等多种绣球花，还有风铃草及其他叫不出名的一些草花。

时值春夏交替，气候宜万物生长，各类花草尽情绽放，走进庭院郁郁葱葱，花草繁茂，浓浓花香扑鼻而来。蹲坐庭院，犹置身在“万紫千红总是春”中，使人心情愉悦，顿感生活的甜蜜。鲜艳的各色月季向阳盛开，院落隔离栅栏关不住这满园翠绿，腾空伸向街路，引来路人驻足观望，纷纷

称赞。女儿又在空地处简铺木板，搭置遮阳伞，配备茶几和矮凳，在暖阳和煦的午后，品茶赏花，一家人其乐融融，遥望城郊南山顶，竟也有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草木仁心，花卉悦人，放松心情，美化生活。在女儿全家人的努力打理下，小小庭院，散发出浓浓花香，优化了生活环境，更锻炼了身心，陶冶了情操，增加了对人生港湾——家的怀念和眷恋。